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

話說讓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，申明海防舊禁，修整本部戰艦，出洋巡哨。逆倭三板船，從此不敢直達建康；就是員逆，也有畏忌。江南江北一帶官軍，因此得以深溝固壘，臥守一冬。讓如蒿目時艱，空自拊髀，兼之寶山僻在海壖，文報不通。迢遞並雲，魚沉雁渺，十分懊惱。忽忽又過了一春。一日傍晚，步出營門，西望月明，銜山一線。有無限心事，都振觸起來。踱了一回，退入後堂。叫跟班燃了一枝高燭，倒兩壺酒，取件野味，一人獨喝。喝完了酒，無聊之極。瞧見壁上掛的劍，因取下來，就燈下舞了一回，便向炕上坐下，按劍凝思。

此時五月天氣，日長夜短。轅門更鼓，咚咚的早轉了三更，跟人都睡。祇個小跟班喜兒，站在背後。忽聽颼颼的風起，檐下一樹丁香花紛紛亂落。瞥見金光一閃，燭影無焰。有個垂髻女子，上身穿件箭袖對襟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，下繫綠色兩片馬裙，空手站在炕前，說道：「幾乎誤事！」讓如愕然，提劍厲聲問道：「你是妖是人？怎敢到我跟前！」

這會跟班暨巡兵聽得讓如厲聲，都起來探望。女子笑道：「站住！」便如木偶了。接著道：「將軍不要動手，我念你和韋癡珠有舊。」讓如聽說癡珠，便按劍問道：「你這小妮子，怎認得癡珠？」女子指著炕上的聯道：「你且說何處見過癡珠？」讓如道：「他現在并州。」女子道：「『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。』你和他很有交情。」讓如放下劍道：「你這來，是替何人行刺？」女子道：「將軍請坐，我說個來歷吧。我名春纖，我的師父是徐娟娘。」

讓如恍然道：「娟娘不與癡珠有舊麼？我早聞名。這人如今在那裏？」女子歎一口氣道：「我的師父屍解了，現在香海洋青心島做個地仙。我原是他的侍兒，四年前三月間，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岩。到次年冬間，附海舶到得東越，探偵癡珠。說是進京去了。次年春天，師父遊了武彝、雁宕，重來江南，寄居無錫映山庵。遇個女道士慧如，傳授我的劍術。去年雲遊兩湖、兩川，冬間想要由川歸陝，路過廣漢，寄寓華嚴庵。主持蘊空禪師，與師父極其相得，因知道癡珠入川，也到廣漢，卻與師父相左。師父從此百事灰心，除夕這一夜坐化了，留一錦囊給我，囑我急時開看。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，他的徒弟又與我不對，拆開錦囊，教我回來無錫。不想前月到了映山庵，慧如卻為金陵逼挾迎去，封他無上清妙真妃偽號。我因此投入賊營，訪尋慧如，說是命裏該有此兩月魔劫。今日慧如是奉將令，取你首級。慧如差我前來，諄囑留心。我為瞧見癡珠的聯，不忍加害，你瞧你的跟人吧！」祇見紅燭光搖，春纖早不見了。讓如和院子裏大家，就像做夢一般。再瞧喜兒，頭早斷了。讓如回想，心上猶覺突突亂跳。

過了幾日，是出哨之期。讓如上船後，開行十里，還沒出口，遇著頂頭風，傳令停泊。一連三日。

讓如氣悶，也不帶人，便服上岸。見遍地斥鹵，都無人跡。遠遠的見前面，有數株大柳樹，便望著柳樹，向前走去。不想愈走愈遠，差不多走有十餘里路，方纔到得樹下。向前遙望，一遍綠蕪，茫無邊際。西邊是個山，青青鬱鬱，好些林木。

因灣向西走來。將到山下，都是幾抱圍的大樹，老幹參天，黛痕匝地。到得山下，連峰疊嶂，壁立千仞。獨立四望，令人神爽。沿山又走有一里多路，向西樹林裏，卻有一徑。踱過徑路，是個平坡，坡下一口井。井邊有個廟，頭門大殿都已傾塌，蓬蒿青草，一路齊腰。步入後面，是三間小殿，卻整潔無塵。西邊一字兒叢竹，竹裏有個小門。

讓如踱進院子，見上面是三間小屋，屋中間佈一領席。有個女道士合眼跌坐，年紀約有六十多歲，很有道氣。讓如躬身向前，女道士微微開眼，笑道：「總兵貴人，何苦單身輕出，來此荒僻地方？」讓如道：「素昧生平，何以識得我是總兵？」女道士仍閉上雙目，喚道：「春纖，你的故人來了。」讓如無可措詞。祇聽嚶嚶一聲，春纖葛衫布褲，從屋後轉出。讓如瞧見，轉覺愕然。春纖說道：「將軍何來？」讓如倉卒不能答應。

女道士開眼說道：「我有二偈，總兵聽著：

芴芴無靈，春風夢醒。

西望太行，星河耿耿。

故人織縑，新人織素。

縑素同功，愴然薤露。」

讓如道：「煉師法號上字，有個慧字麼？」春纖答應道：「是。」讓如打一躬道：「欽仰之至！祇下士塵頑，不能窺測煉師意旨。就第一偈想來，敢莫并州眷屬，有甚意外之變麼？」女道士開眼微笑道：「總兵解得便好。」

讓如皆淚欲墮，說道：「承煉師第二偈指示，想是我也要死。」慧如道：「此解卻錯。總兵燕頤虎頭，後來功名鼎盛，如何會死？」說完，仍自垂眼危坐。

讓如因向春纖道：「那一夜相見，說是煉師現在金陵。不想今天，卻在這個地方相遇。」慧如復開眼道：「我就是那一夜，脫了魔劫，潛蹤此地。今日與總兵一會，也是數中所有。不久便有人領兵，來此平賊，都是你的熟人，請回步吧。」說著，仍低下雙眉，閉目不語。

讓如不敢糾纏，祇得別了春纖而去。見日色銜山，趕緊尋著原路，奔上坡來。剛到坡心，回頭一望，祇見廟裏赤騰騰的發起火來，毒焰沖空，濃煙佈野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他兩個都是劍俠飛仙，還怕甚麼火？我走我的路吧。」

走了數步，轉念道：「他兩個就是神仙，如今這廟燒了，今夜先沒有棲身，我眼見了，豈可不回去看他一看？」便轉步跑下坡來，耳中尚聞得霹靂剝剝的響。及到井邊，依然是個破廟，並無星火。十分驚訝，奔入廟中。重由竹林小門探身進去。前前後後尋了一遍，卻不見慧如、春纖。再向後殿尋來，也沒些影兒。

此時天已黃昏，漸漸辨不得路徑，祇得反身便走。自語道：「我難道是做夢？」踉蹌走出，祇見門邊有一匹黑溜溜的青驢，鞍轡俱全，攔住門口。鞍上粘一字紙，讓如取下，瞧著上面寫的是：

將軍多情可感。惟是道僻，黑夜難行，奉贈青驢一匹，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。貧道與春纖，當往并州勾當一場公案，即日走矣。

讓如瞧畢，十分詫異，想道：「真是神仙！但此驢方纔不見，這會從何處得來？可惜兩人前往并州，我不曾寄他一信。」

見天已黑，祇得跨上驢子，踏著星月，找尋原路。可喜驢子馴熟得很，虛閃一鞭，便如飛的跑了。走到大柳樹外，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，四面環繞而來。

讓如料是營中兵丁，前來接應。一面加鞭向前，一面招呼大家。到得船中，已是八下多鐘了。兵了將驢子牽入後艙喂養，都說「好匹驢子，是仙人贈的天馬」。這讓如自喜，不待言了。

且說慧如遠遁之時，正是群醜自屠之日。你道群醜，何以自屠呢？當初員逆倡亂，結了五個亡命，號為五狗。一為偽東王羊紹深，一為偽西王刁潮貴，一為偽南王馮雲珊，一為偽北王危鏘輝，一為偽翼王席杏開。

後來踞了金陵，雲珊死於全州，潮貴死於道州。潮貴係員逆妹夫。員逆這妹，名喚宣嬌，極有姿色，卻狡猾異常，與紹深恰是敵手。員逆始以天主教蠱惑鄉愚，奉一木主，說是天父，配以天母，天父附身紹深，天母便附身宣嬌，所有號令，出自兩人。氣焰生於積威，權勢傾於偏重，以此阿柄持自兩人，員逆轉成疣贅。

這番潮貴死了，宣嬌尊為天妹，廣置男妾，朝歡暮樂。於是群醜，皆有垂涎之意。奈員逆受制於紹深，事事仰承鼻息。適值紹深毒死，遂把宣嬌再嫁紹深。成親這日，是個伏天。紹深做架大涼床，窮工極巧。四面玻璃，就中注水，養大金魚百數，游泳其中。枕長四尺五寸。所有男妾，悉使從嫁。鏘輝、杏開十分眼熱。杏開便帶兵，打寧國去了，鏘輝逼處一城，自然刻刻沾酸。

賊中男歸男館，女歸女館。自六逆外，夫婦同宿，名「犯天條」，雙雙斬首。紹深卻把宣嬌男妾，悉配女簿書，鏘輝道是應斬。伺紹深開科取士，帶了數名親兵，直入東府，按名指索。不想這男妾，俱係童子軍中選出驍健，一哄而至，約有三十餘人，鏘輝祇好飽了一頓老拳，十分羞惱。

再說紹深也有一妹，名喚碧玉，年已廿九歲，不曾匹配。有陳宗揚者，一表人才，又生得白皙，充個東府承宣。妻名雲娘，是個女承宣。宗揚輪班，住宿內廂，因得與雲娘偷寒送暖，素無人知。

自宣嬌男妾配了女簿書，散處前後左右廂房。這碧玉入夜便如畫眉踏架一般，瞧了這裏一段風流，又覷了那邊百般秘戲。因此雲娘的醜態，竟被碧玉勘破。以此挾制宗揚，竟佔了雲娘夜局，雲娘豈敢聲張。那紹深許多姬妾，都是怨女蕩婦，也就挾制宗揚。宗揚沒有分身法兒，久之久之自然鬧出事來。紹深下令，斬了宗揚夫婦。不想宗揚就是鏘輝妻弟。事有湊巧，宗揚夫婦纔梟首示眾，其弟宗勝偏自河北敗仗，貿貿逃回。紹深傳令腰斬，鏘輝大恨。

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專，也是不能相忍。一日，紹深忽說天父附身，責了員逆五十大棍，責了鏘輝一百小板，大眾忿忿不平。

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，外以查開賂以宣嬌。突於這夜五更天登壇禮拜、雒誦讚美時候，執殺紹深。然後圍了東府，男女駢誅，祇赦員宣嬌，卻自己配合了。到得查開自寧國奔回，生米已做成飯，查開忿恨不堪。鏘輝想道：「斬草必要除根。」就夤夜定計，又圍了翼府。不料查開早走了，騎虎勢不得下，就把查開眷屬全行殺害。那翼府部下將領官屬，如何肯依？弄得內外鼎沸起來。慧如便是這一夜遠遁。

看官聽說：紹深殘忍，一日除去，人人快心。鏘輝雖報私仇，亦緣公憤。如今平白害了查開全家，查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，眾心不服，轉把北府圍得鐵桶相似。員逆做不得主，傳令殺了鏘輝，將首級送到寧國軍前，迎回查開。

查開這番入城，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頭之鬼，就是宣嬌玉骨，也為大眾剝作肉泥。查開悵然，又與員逆兄弟榮合、榮法不合，就辭出京口，自作一股，向粵東去了。後來擾亂閩、浙、江西、湖南以及滇、黔，竄蜀就擒，磔於成都，這是後話。

當下謾如巡海歸營，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，高興之至。說道：「有此機會，掃穴犁庭，指顧間事，我那天馬用得著了。」連夜疊成燒角文書，限時限刻，向南北大營稟明出師。隨即部署將領，水陸並進，殺上金陵。

忽報金陵來了無數船隻，謾如驚訝，大兵如何從這裏來？不想卻是賊中危家人馬。

原來鏘輝胞弟至俊，係領兵把守江浦。得了內變信息，內畏查開，外怕大營乘機攻勦。曉得謾如是個好官，又是名將，便率所部戰船數百號，向寶山進發。恰好接著謾如出師，當下遣人遞了降書，脫帽背縛，跪在轅門。謾如傳令：「降將衣冠謁見！」至俊謝了又謝，哭訴前事，便請效力。謾如答應。至俊入伍，緣路奪了江上無數賊卡，破了江路無數鐵鎖。

謾如把酒臨風，正在揚揚得意。忽然大營來了令箭，大加申飭，不准輕動。謾如歎了一口氣，傳令回軍。至俊所部二萬餘人，謾如簡閱一番。精壯留營效用，老弱的願散者聽，願留者開墾海墘荒地，為屯田計。假至俊五品頂戴，委領屯田事務。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，為東南一個巨鎮。正是：

情動飛天，誠輸陣將。

維鵜在樑，令人怏怏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